上回说到那婵媛儿胡吞了玉璧，晕厥将去，这杨大更已急若缚兔，慌若盲犬。忙声喊道，“李郎中在何处，快去请李郎中！”  
说到这李郎中，整个长沙城可谓是无人不知晓，身居绣德苑，江湖人称“挡阎罗”，能救疑难杂症，能安痛腹虚胎，虽不说能救死，却定能保活。人道是今时扁鹊，在世华佗。有诗赞道：  
百卉从中一药翁，  
针砭疾病济凡尘。  
浑然不畏勾魂索，  
阎王能引几回人。  
又有《西江月》一首尽说其本事：  
人来千疾有药，手到万病能医。不需灵妙与珍奇，一钱可见高低。  
千家无人不晓，万里哪谁堪敌。救得一方子民黎，道是侠情有义。  
说罢，那李云庄二话不说，便骑匹快马，往城里去了。且看那婵媛儿，腹中微透绿晕，一闪一歇，如星辰在孕，如珠玉含胞。在侧一伙皆不知如何，个个惊慌甚，怕是有何鬼怪作祟，又不敢乱说一气，唯恐应了这张臭嘴，惹得人家真见了阎罗，于是，只有在旁细语“菩萨保佑”，干等着那李郎中。  
且看那杨岳，一个人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，或手拍着手，或跺着脚。时而握住妻子的手，时而抚摸着妻子的脸颊，又走至门前远眺，却终不知如何是好。  
眼看一个时辰过去，那李云庄却不见人影，再瞧这婵媛儿，丝毫没有动弹的痕迹，倒是那鼻息却少了份力道。这可是乱中添慌，慌里加急。在场无不叹道，“奈何这李云庄还不回来？”说来也巧，语音未落，只闻门外远来一阵马蹄声，又是一声吆喝“李郎中到”，杨大三两并步，走到门口，顿时心如磐石初释，步若枷锁刚解。忙声到“李郎中，快请，快看看我妻儿如何？”“好好好。。。。请”你郎中招了招手，立马走入内屋，左手一把提住这婵媛儿的手腕，双指抵脉，右手捻着嘴下那一撮山羊须。双眼微闭，静默少顷。  
不时，只见这李郎中面色带笑，一会又锁着眉眼，只闻他嘴里念叨：  
世代躬耕务农人，偶得仙孕作儿孙。  
一胎人形添鳞记，双瞳舜后干运程。  
如何缘起家国盛，可怜缘灭天下分。  
还引深山归禅道，莫教人世起风尘。  
众人不解其意，还问道，“先生，这究竟是为何？”只见他轻道一声，“夫人怀上了，然而……”话未尽，这邻里也便大声道贺，“恭喜恭喜，你杨家添得贵子……”见状，这李郎中也便不诉下言，匆匆道别说道“今日苑里看病者众，还请先行告辞，”来去竟无半点喜乐之意。  
倒是这杨岳，虽是粗人，却唯独他留心到这点，于是飞快追上去了，喊到“李先生，请留步，在下有一事相问”，李郎中转过身来，说道“阁下有事请说”“您刚才说的然后什么，请诉与我，使得我安个心”杨大道，“你随我过来，我问问你”李郎中边走边道曰“尔等是否泄了天机？”杨大思忖片刻，念及白蟒所说之事，惊异道，“莫不如先生所言”，又曰“奈何无所解决之法，真教我儿一人，遭殃了天下百姓？”只见这李郎中迟疑说到“尽说无法倒也不，只是今日你已道破天机，岂容我再来说破，待他出生之日，自有僧道来访，你容他带去，万事随得机缘，切记，不可以一时之不忍留于身侧，否则遭大祸矣”.杨岳作一脸愁容，眉角锁成一线，莫能道尽腔腹中之痛处，双眼微润，却又如强咽下那几分离恨，只说了句，“可怜脱胎才面世，却遭离恨远双亲”，又曰“只要能免得遭罪，一切谨听先生教诲”。二人交罢，杨岳一手抚胸，伛偻微躬，另一手微举而招，道“先生走好，往后若遇得如是之事，还得劳驾先生出门”，“有缘自会再见，无缘不得强求。江湖飘零过世，四海尽出为家。”李郎中语罢，于是踏上马蹬，扬蹄而去。 杨岳于道中思索片刻，讶然，“什么江湖飘零？什么四海为家？这李先生所言究竟是…”于是顾头而喊，“李先生请留步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请…”语犹未尽，只见那李郎中却早一已远去，没了踪迹。  
且说杨岳目眺远方，沉凝一会儿，突念妻儿有在昏睡之中，不知此时如何。于是三步并两，如奔如亡，匆匆是跑回家去。  
初临门口，弱闻室中有女声，伴以虚微低吟，只见那杨岳神色顿然为宜，一挤眉黛瞬时缓下，“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，可急煞了为夫”，杨岳一边疾步上前，一边拍拱手笑道。  
“我…这是怎么了”婵媛儿醒来，一脸茫然，眼神呆视左右。只见左右人等作揖而笑，道是恭贺喜添贵子，婵媛儿不知人众所云为何，欲诉缓言而问杨岳。“夫君，到底因为何事，他等竟作添子之贺？”，“夫人，大夫说你怀上了，你我将为人父母了”，杨岳大笑道，杨岳拥上去，抚着这婵媛儿的腹说，“哟，他在踢我呢！”婵媛儿轻点这杨岳的额首，笑语，“胡说八道，才刚怀上呢！真会说话”。杨大挽住这婵媛儿的腰嘻嘻笑然，声久未绝。  
时过申酉，于是吹了油灯，解了红帏，二人相抚入寝，安然入梦。  
且说那胎仙孕，日夜见长，始不过覆碟，少顷有若瓜果，不时便比盆碗。然则却未有动静，无皮肉伸张之感，无婴幼辗转之觉。次日二人醒，甚讶然，怀孕未久，竟一夜而将临产。  
  
于是这杨岳立刻差人去请那李郎中，来来回回在屋内走动，眼看这婵媛儿面色由舒转凝，直道是，“奈何这胎儿愈重？生长如此之速？”只见那杨岳一个劲地啧啧然，一边干等那李郎中，一边急望着妻子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  
杨大一任手掌坐拍腿股，时过三刻之久，终无解决之思。目极云天，竟无半点光晕，心念妻子，惟有一脸茫然。却说这时远处有马蹄声碎，哒哒而近。  
杨岳立马起身来，手扶柴门而待，“是他，归矣”。乃出门远迎，只见那厮策马匆匆而来，却不见李郎中之踪影。  
杨岳面色顿改，疾道，“李郎中今在何处？奈何只你一人归来”，但见那厮拭汗以衫袖，长嘘一声，抚了几下胸脯，“李郎中不见矣”，又是一声长嘘，“什么？李郎中不见了？到底怎么了？”杨岳面带几分怨气，却难掩内心之焦急，一把捻住那小厮的衣襟，双眼直瞪，目眦若裂，“且听我慢慢叙来”那小厮双手扶住衣领，慌张说到，“快说。。。”杨岳吼道，于是放下这小厮，侧过身去。“当时我骑飞骥而去，直入门而呼，不料这李郎中竟不在家，问其邻舍，皆言不晓其去处，于是我寻其左右，周视其宅屋，终无果。乃归，见途中群树之阳有字，乃录之，得语曰：  
  
生降机由切莫寻。  
因果造化已成文。  
仙胎哪须凡尘药？  
自有佛道引清风。  
在下不知其意，也便速速赶回，以让各位定夺。”  
只见这杨岳略有所思，只道是“好，好，我生有幸啊！”众人问道，“你夫人如是难受，尔却嬉笑如是，岂不是不义耶？”“人众可忆那是李郎中所叙之诗耶？我妻儿定会无恙！”杨岳自笑稍时，忽然门外引来一阵清气，袭人而不冷，动帘而无声，透香而不腻，含尘而不染。幽远深邃，娓娓不绝。似仙子之嗅，若琼肴之香。众人无不沉浸于清气之中，欲仙欲醉，若梦若酣，又闻一曲《梁父吟》，之后便是一阵狂笑，愈近，只见一道人来，自言是“凡尘山人”，衣一件画卦谱星黑边蓝袍，穿一双老藤编布草鞋，头裹阴阳双色头巾，腰挂一雕龙大葫芦，左手执孽龙须，右手捧占星盘。头发皤而乱，却是童颜鹤姿，皓齿红唇，浑然一副世外高人模样。  
杨岳上前拱手相迎，却见那人，不作理睬，亦不出声，只是解了腰上的葫芦，伸手晃荡，杨岳不知何意，呆望之，侧有小厮低声道，“莫非是要盛酒乎？”，“对对对……快去给先生盛满好酒”杨岳连声说到，语罢，这老道不作任何表示，直走入内室去了。杨岳上前询道，“先生，我妻儿此为何事？求道个明白”，却老道士终不作任何答复。杨岳大声喝道“我问你话焉，为何不语？”，这老道人依旧不言，上前诊脉一番，起身却从袖里抽出一沓黄符，顿若癫疯，乱洒一通，又唱得几句曲子，一跳一奔出将去了。少倾却没了踪迹。  
“呸，什么世外高人，不过是个骗酒之徒罢了”杨岳气愤曰，“亏了我好酒招待”。于是唤得一厮收拾这鬼画黄符，“去，都给我烧了去，别留着招惹鬼魂什么，乱我门庭”。小厮打扫一番，拾掇起这般符咒，走去柴房，往那炕里扔将去，忽然，只见那一堆黄纸，浴火而现字样，这小厮忙是捏出这些，掷与地上，一顿乱踩，灭了火焰，又拾起这些烧残了的黄纸，大喊到“黄符显灵矣，众人快来，”，杨岳正在厅堂生气不止，远远听传这，便邀得众人，迅速前往柴房，推门说到“怎么了？嚷嚷什么？”，小厮答曰“黄符显灵矣，快看，黄符浴火显灵矣”，“什么来头，惹得如此嚷嚷？”众人问道，“刚才我正点火烧毁这些黄符，却见它等浴火而现文字，且看，就在那”小厮边说边指到，众人上前一看，果然是现了些字样，细一看，竟是题有诗句些许，一张黄符上书一首。道曰：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众人参着不出其理，乃集而藏之，恰是那时不久，竟闻那婵媛儿哭号，一旁所立之刘媪看罢，面色顿变得焦急，说道，“杨家娘子今羊水已破，亟待接生，否则大小不存啊！”这下可急煞了在场之人，众说纷纭不休，却未得出个办法来，这时，杨岳急里断决道，“今者此处一无郎中，二无稳婆，而吾妻临产，众位还请回避，刘婆婆，请你来接生吧！”刘媪摇手推辞，曰“老生虽睹见过多回接生，却也不曾知道是如何个接法，况汝内今如是情形，别说是老生，就是个老练之稳婆，怕是也不敢为之，万一有个差池，谁也担当不起啊！”  
杨岳乃亲自御马相追，询道，日去，终不晓那老道的去处，心中忐忑万分，却无可奈何，只得自己去参省那黄符之要，于是牵马而归，俯首而行，不想着眼于路边之景。正是落花有意勾人眼，行人无心看落花。  
杨岳行走片刻，见路边有茶摊一，也便歇下行程，拴住马匹，挑了个当风的桌子，点了半盏凉茶，叫得一盘花生，唉声唱到：  
[南吕]喜春来·恨  
说甚道士四大空，  
奈何小事不能容。  
追寻千里却无踪。  
真恨也，为事不为终。  
歌罢，却闻邻桌有人一个喷嚏，念叨道，“哪个说骂我修道之人？”，杨岳端详片刻，认出这人恰是去日之道士，乃兴喜若狂，正是遍寻山水浑无迹，反时偏遇家门里。“在下不敢，不敢”杨岳侧过身去，边走边作揖道“先生真乃活神仙也！”却见这老道唤来店里小厮，付得二两茶饭钱，转身就走，不睬这杨岳，“先生留步，先生为何见了我辈便走？”杨岳追将过去，至于前，稽首曰，“是何人当时赶我离去？今为何又寻我张某，岂不辱了我乎？”张道长自语道，侧脸而去，杨岳移过身相对，曰：“在下有眼不是泰山，还望先生大人不记小人过，莫放在心上，”张道长瞥视一番，见这杨岳眼神专注，却又焦急得很，语曰：“老夫今暂不念昨日之事，有甚话且说，莫误了分寸。”  
杨岳乃再拜，说到，“先生所留神符是何意？晚辈才疏，不知，却念得那第一首，恰是我儿出生之象，故寻找先生解惑，还劳先生金口吐言，以示我等”张道长抚扫一下那拂尘，捋了捋胡须，“既已验了天机，你只管顺行天道，切莫多问，我辈也不得说穿于此”，杨岳思索少时，答曰“好，一切听从先生安排”，“先生，还请随我回家，以达天命”杨岳鞠躬提手说到，张道长亦提手而语“请”，于是二人乃相归家。